

# 独自呢喃的树

舒敏  
著



# 独自呢喃的树

舒敏  
著
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 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独自呢喃的树 / 舒敏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6  
ISBN 978 - 7 - 02 - 011610 - 2

I. ①独… II. ①舒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95702 号

责任编辑 全保民 陈 黎  
装帧设计 徐 婕  
责任印制 芑 屹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 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 
邮政编码 100705  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80 千字  
开 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 
印 张 23  
印 数 1—6000  
版 次 201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 
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 - 7 - 02 - 011610 - 2  
定 价 3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## 序：垂髻花絮飞纸上

方英文

一个作家的最大幸运，是其拥有乡村的童年生活。因为作家也是一种植物，特殊的、会走动的植物。一个人渴望成为作家，那么来自土地的最初滋养，等于来自上天的偏爱眷顾。所以很多作家是由取材童年而踏上写作之路的。甚至一些伟大作家，比如普鲁斯特、沈从文等，一辈子只写童年记忆，为人类留下了不朽经典。鲁迅小说多半亦如此。道理说来倒挺简单。童年所感知的一切，都是新鲜的奇妙的，因此是印象强烈的、记忆深刻的、终生难忘的。成人历经世事，便麻木起来。只有一种情况，能让成人激动与好奇：拿火箭将他发射到金星上。

翻阅青年作家舒敏的这部书稿，有了以上的题外话。其实也不算题外话，因为她写了不少稚子垂髻记忆的篇章，以及成长时的花絮逸闻。读来淳朴真切，本色天然，不时一叹，或一笑。《耳朵的故事》这篇尤其好玩儿，写作者八岁时二叔父让她跑个路，她不乐意。因为二叔父一是老拿她“拔萝卜”，二是对她说话总用教训的口气。三叔父却会夸她、哄她，她便乐意跑腿了。可是母亲叫她干活，她却假装耳聋听不见，实际上是偷懒——却导致被父亲驮去医院看耳朵，竟发觉耳朵还真有问题：耳屎厚哈……短短一篇，写活了孩子（自个）的淘气，也写活了亲人们的呵护与

个性。

《父亲节里忆父亲》也好，写父亲找人给自己做书柜当嫁妆，自己很不乐意，父亲没有吱声。毕竟作者年龄小，无法体味父亲那种对于女儿未来离去时的留恋与感伤。《核桃树下》又写了爷爷的沧桑。给孙女讲国民党是抗战的主力，孙女反驳，爷爷也不辩论，由孙女自个长大、自个去判断。此文有句形容老姬的话特别好：“残酷的生活，逼空了她的所有精致。”而《树都去哪儿了》《屁说》则是批评世相，感慨城市化（金钱）对于乡村的掠夺，讥讽空话、大话、没着落的话放屁不如，这两篇更像是杂文。至于《寿》，倒像是一篇结构完整的小说，是对于“子多福多”之说的形象化解构。

印象里的舒敏，皓齿明眸、苗条清爽，说话如同喜鹊般快捷，给朋友们带来吉祥愉快。但来灵感立马成文，网上一发布如同泼出去遍野的鲜花，于是群蜂趋采、蝴蝶点赞。她基本掌握了各种文体，就连一般人感觉不好弄的文学评论，她也写得有胳膊有腿儿，展示出良好的审美鉴赏力。如此综合材质，坚持精炼修辞、优选细节，将要写出怎样的杰作来？那是可堪期待的，也是不必惊奇的。

2016年4月22日于采南台

## 自序：树都去哪儿了？

记忆中的乡村，虽然贫穷，也还有树。

或者是皂角树，或者是槐树，或者是柿子树，或者是香椿树。这些树木，有粗有细，有大有小，有美有丑，有老有少。但总归，在我贫瘠的记忆里，有着蓬勃的绿色。

遗憾的是，随着经济的发展、人们的富裕，拥有老树的村落，却愈来愈少。

一切都在向城市集中。是的，一切。

乡村的学校，已是彻底的没落了。但凡有一点点办法，农村人都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在农村上学。

于是，教育的金字塔，一层一层向上递进着。村里乡里的，将孩子送往县城；县城里有点能耐的，将孩子送往省城；省城的则挤破脑袋将孩子送往屈指可数的几所重点学校……在这个问题上，人们个个冲锋陷阵，谁也不愿意有那么一丁点儿的落后。

毕竟，没有家长想让自个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。所以人们哄抢着，焦灼着。有好多家长为了让孩子安心上学，辞掉工作专门伴读。

比起先前的不让孩子们上学，人们的观念似乎是进步了，可这样的进步，又似乎有些矫枉过正。

显然，向城市集中的资源，不光是教育，就连树木，也都纷纷涌进城市中来了。

于是新建的城区里有了古树。人们给这些移植来的古树身上挂着营养液，下半段再用金色银色的材料包裹起来。有一些古树，人们怕它站立不稳，四周还用支撑物将它“扶持”起来。

显然，古树享受的待遇，是优厚的；作为一棵树来讲，它也似乎该知足了。

然而我却疑惑着，这些古树究竟从何处来？自然，古树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，它们来自广大而分散的农村。

当我在城市里，徜徉在各色“苑”中的时候，我好奇于这些古老的树木，如何能够在小小一隅里得以大团圆？当我去到已经没有古树的村落的时候，我知道一切的起因，无非都只为着“钱”。

城市里先富起来的人，觉出了古树的宝贵，他们想将这些古树都揽入他们的怀里。村落里的人，在树和钱之间，显然更热爱后者。于是彼此一击掌，一手交钱一手挖树；于是村落里的古树，住进了城市里的“别墅”。显然，能在“别墅”里存活下来的古树一定不是全部，毕竟：“人挪活，树挪死。”

不管被挪走的树是否存活，对于乡村来说，它可是永远失去了那棵古树。而这失去了古树的村落，在我看来，犹如被阉割了的人；从此，不管它如何繁华，如何热闹，骨子里都有着残缺。尽管如此，人们还轰轰烈烈地说要搞城镇化。

我倒是希望，这种前行的脚步能够放慢一些。我还觉得，有着古树的村落比千篇一律的城镇化要好。

乡村是人类的精神家园，古树是人类最悠远的记忆。一个村落，一棵古树，往往承载着人类几十年甚至几百几千年的记忆。

写到这里，脑海里突然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：一群流着鼻涕的小孩围拢在一棵老树下，听白胡子爷爷讲着老几辈人的故事；尔后，孩子变成了爷爷，爷爷又在给一群孩子讲老几辈人的故事。

人一茬茬地换，而始终不变的，却是村头或者村中的那棵老树。

这样的意境美不美呢？我以为很美。所以我也就一直渴盼着，还有着古树的村落，能够将古树留下。古树里面，有着千丝万缕的过往和无法割舍的记忆，而这些，又岂是金钱能够买来的？

恍惚间，我觉得自己幻化成了一棵树，而作为一棵树的我，禁不住地想要独自呢喃。而我的呢喃，究竟又能唤起几多记忆，几多思索，究竟又能不能让挖掘和买卖的速度有所减缓？我不清楚。

自然，我渴盼能听到几声肯定的回应，即使这回应的声音，寥落稀少，也总比没有要好。

所谓聊胜于无，不外乎如此吧。

2015年12月



# 目 录

## 没有年轮的乡愁树

核桃树下·····	003
庄外那棵柿子树·····	010
芙蓉树下·····	015
村中那棵大槐树·····	021
外婆的杏树·····	026
门前那棵老榆树·····	033
院中那棵白杨·····	039
皂角树旁·····	045
远去的梧桐树·····	054
消失的泡桐树·····	059

## 长满故事的亲情树

托 梦·····	065
再见却是永别·····	068
母亲的手·····	072
母亲节里说母亲·····	075

父亲节里忆父亲·····	077
再忆父亲·····	080
蚊子的故事·····	083
相见时难别亦难·····	085
是男是女·····	090
麻 疹·····	095
病 中·····	098
声音的故事·····	103
家 书·····	108
父亲的爱、父亲的花·····	111
饺子的故事·····	117
耳朵的故事·····	120
眼镜的故事·····	124
头发的故事·····	130
车的故事·····	134
小店故事·····	142

## 永不褪色的记忆树

老 屋·····	149
灯·····	151
雨·····	154
人狗之间·····	158
屁 说·····	168
开会记·····	170
游泳记·····	173
开车记·····	176
记我的一位老师·····	178
弥 留·····	181

校园里，那株枯藤·····	184
寿·····	187
路·····	194
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·····	196
跟往事干杯·····	199
住校生涯·····	205
从手纸说开去·····	212
悠远的眷恋·····	217
文字缘·····	223
被文化遗忘的村落·····	227
相遇似水年华·····	235
长安塔·····	254

## 印象苗圃

兰州印象·····	261
成都印象·····	264
广州初印象·····	272
请到天涯海角来·····	279
细雨蒙蒙会胡亥·····	286
那些可爱的民国文人·····	290
月亮还是那个月亮·····	300
谁是“太太”·····	309
走下神坛的鲁迅·····	317
《黄金时代》的伟大友谊·····	324
那些为地坛而飞的泪·····	332
永远的萧红·····	341
悲欣交集话《落红》·····	346

没有年轮的乡愁树



## 核桃树下

当我学会和核桃树“耳鬓厮磨”的时候，它已经很高大了。核桃树几乎承载了我所有的童年记忆，但显然，它的记忆比我的要更久远、更辽阔。

核桃树就在我的大院里，那是我出生的地方，也是我童年生长的地方。

核桃树下的人虽然分成几个小家，但小家和小家之间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。核桃树下有我的爷爷、奶奶、二爸、三爸，再后来，又有了二爸和三爸的媳妇儿；再后来，二爸和三爸，又给我带来好几个弟弟和妹妹。

爷爷有一个黄色的亮晶晶的铜质水烟锅，烟锅上挂着一个白布做的小烟袋。爷爷从小白布袋里捻出一小把烟叶，将它们放进水烟锅的烟槽里点燃，然后爷爷每吸一口烟，水烟锅就会发出“呼噜呼噜”的声响。爷爷有些爱抽烟，但我却未见他吸过纸烟，对爷爷来说，纸烟算是个洋玩意，而且显然，那玩意儿有些贵。

瘫痪在床的奶奶总爱头疼，而且常常整夜咳嗽。奶奶的土炕上放着一个黄褐色的大药瓶，药瓶里面装的多是去疼片。奶奶头疼厉害的时候总会吃些去疼片，到了后来，越吃越多。

记忆中的爷爷满嘴没有一颗牙，但是他吃饭的时候也会咀嚼。

爷爷说，他的牙龈就能当牙使。爷爷的饭很简单，一盘蒜泥，一个馒头。爷爷用馒头块蘸着蒜泥，然后上下牙龈一番咬合，就算是一顿正餐。

满嘴没有一颗牙的爷爷，双目炯炯，好看着呢。

爷爷算不得十分慈祥，话也不多。我跟爷爷之间印象深刻的对话也就三次。其中一次是上初中的时候，我学了历史，与他聊到中国的抗日战争，爷爷很是替那些国民党坏蛋说了几句好话。爷爷说抗日的时候，人家国民党也打过不少仗。但是当时我的白纸黑字的历史书上并没那样讲，所以我跟爷爷狠狠地争辩了几句，并且认为我的爷爷大抵有些反动。

不几年，我读了高中，为着高考再去重温那段历史的时候，发现国民党作战成了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，于是也就知道，我的爷爷并没有信口雌黄。同样是在那个时段，我听别人说我的爷爷是个能人，懂麻衣相法，于是就缠着爷爷让他帮我看看未来。爷爷却淡淡一笑，死活不看，只对我说：“好着呢，好着呢，咱家孩子都好着呢。”而爷爷的所谓好，又的确要求太不高。爷爷说啊，只要孩子们个个走正路，不搞歪门邪道，也就是好了。

爷爷病了的那一年我正在读大学。那时的爷爷吃饭时总是恶心、反胃，每天只能吃一点点的流食。父亲将爷爷接到我们家帮他治病。暑假回家的我，有一天跟母亲吵了嘴，于是去跟爷爷诉苦。我跟爷爷诉说母亲的不是，说她快要把我“气死了”。爷爷听后笑了，说哪有孩子跟自己的父母较劲的？又笑我说，多大点事啊怎么还就会给气死呢？爷爷轻描淡写的几句话，让我瞬间豁然开朗。这之后不久我就又去学校读书了，爷爷则在睡眠般的状态下，走了。

爷爷走得很安静。母亲早上起床到他的房间帮他倒尿盆，叫了他一声，爷爷没有答应，母亲再叫，爷爷还是没有搭声，母亲赶忙走到爷爷近前，这才发现，爷爷已经永远地睡着了。

爷爷患的是食道癌，去医院检查时已是晚期。父亲将爷爷接

到我们家，每天让大夫帮他输液。尽管这样，吃不进食物的爷爷，还是越来越消瘦，最终，走了。

爷爷走的那一天，还在大学校园里的我，忽然间心急如焚地想回家，等我坐公交车颠簸到大哥家时，就见有人喊大哥去外面听电话，大哥回来后说：“快，马上回家，爷爷没了。”

时间是秋天，正是收获的好季节。家里种的几十亩棉花，早已开成白花花一片。我和二哥时不时要去地里拉棉花，不然，一旦落下一场雨，一年的辛苦可就全部打了水漂。对于这一点，我想我的一生勤劳的爷爷，一定不会想不通。

爷爷有双巧手，会编筐、编坐垫、编草席，还会纳鞋底呢。小时候，家里的圆而好看的坐垫，都是爷爷用麦草编成的。爷爷编的坐垫不但坐上去舒服，而且还特别耐用，特别皮实；我上中学的时候，窑洞潮湿，爷爷帮我做了草毡子；我读小学的时候，学校有哑铃比赛，没见过哑铃的爷爷，单凭我不清不楚的一番述说，就做出一个活灵活现的哑铃来；我再小的时候，因为家穷没有灯笼，爷爷动手，将家里的一个旧马灯收拾收拾，给我做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玻璃灯笼……

爷爷是出了名的勤快人。他健康着的时候，跟二爸一家一起生活，几乎整天在二爸的地里忙活……

爷爷去世的那一年我正在读大二，葬礼上的我并没有肝肠寸断。我认为当时的我之所以那么冷静，是因为学了一个让人客观理性的专业——哲学。然而，不管你学了什么，也不管你多懂生与死的科学，那丝因为亲情连接起来的感情线，却永永远远也碾不断。所以，不管时间过去了多久，想起那些往日旧事，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，我也一样会难过、哀怨。

爷爷走的时候，我已经在读大学，奶奶走的时候，我还只是一个初中生。

奶奶的长相并不精致，一张嘴儿，也绝不樱桃，跟同时代的



女人们比起来，奶奶最不雅致的地方，还在于她有一双如船大脚。为此，奶奶没少被那些小脚女人们笑话，然而奶奶自己，却似乎浑然不觉。

年轻时的奶奶，是泼辣的，也是能干的。奶奶还天生有着非常爽朗的性格，跟同龄的女人们比起来，奶奶没有那么多的讲究、规矩，所以奶奶的朋友中，小字辈还真不少。

晚年的奶奶整日被病痛折磨，我却没听她老人家说过一句抱怨的话。也就是说，奶奶即使在病中，也如阳光般温暖。

母亲那时总是忙于听铃声上工，对待我的总是缠绕在一起的头发，态度粗暴。而瘫痪在床的奶奶，每次却会用手支撑着身子，和蔼亲切地打理我的一团乱发。

奶奶生过的孩子不少，最终存活下来的，却只有三个光葫芦。奶奶大抵是很想要一个女儿的，最终，奶奶有了干女儿。

核桃树下，奶奶的干女儿跟我们的来往还真密切。她常常来，常常和奶奶以及母亲妯娌们一起坐在核桃树下，聊着天做针线活。

干女儿每次来的时候，都会带上她的淘气小儿。有一回，小家伙从奶奶的炕上往地下翻跟头，不慎脑袋插在一根用来捅炉子的钢筋上，血立刻如开锅的粥，呼呼地往外涌。

多亏父亲懂医。“还好，”父亲说，“幸好没有伤着大脑。”父亲常常站在核桃树下，用酒精帮那孩子清洗伤口，然后撒上消炎粉，轻轻地放上裹着棉球的纱布，再用胶布将伤口包扎起来。

有一回我出外玩耍，不慎遭遇马蜂，我的手立刻肿得如发酵过度的面包。核桃树下的奶奶，一边给我抹清凉油，一边不停地帮我轻轻揉。

核桃树下的一家人虽然分成了几个小家，但大家的日子却也其乐融融。

父亲风尘仆仆的从外面回来了，二娘总是会及时端上一盆清水，说：“哥，你洗把脸吧。”家里来了客人，晚上大家更是会聚